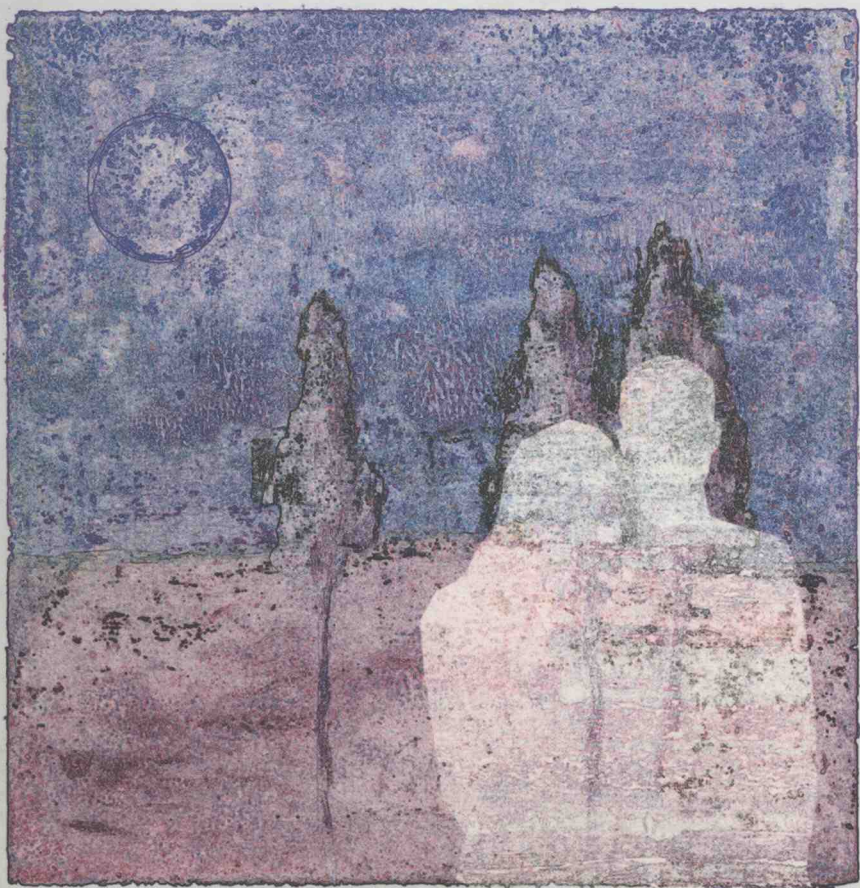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黄明海 著

# 你爱过吗



花城出版社

● 黄明海 著

# 你爱过吗

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爱过吗

黄明海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60-4612-X

I. 你 ...

II. 黄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4672 号

责任编辑: 田 瑛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4.5 1 插页

字 数 110,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612-X/I·3663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欲望的心情故事

——序黄明海《你爱过吗》

◎ 郭小东

黄明海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写下了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。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，叙述也平白如溪，一如最日常的生活，穿行于琐屑的人生细节，直把生命最质朴，最原生的欲望，一点一点的流动、宣泄，小心翼翼，但并不惊惶，却有着一些人所共有的克制。欲望是一回事，现实又是另一回事，这本就构成人性的悖论，共生于一种无意识的道德记忆的冲突之中。

这部小说的人物，在爱情这个魔鬼的怀抱中，虽然说不上放肆的哀嚎，但也已然走得战战兢兢，这就使平白如溪的叙述，有了一些忌讳的冲突，一些放纵的小心，一些左顾右盼的紧张，一些常态下的出线。生活由此也就构成了小说，拘谨内敛的男性和想往多多、同时也忧虑多多的女性们，也就走出生活进入小说的世界，有了表演的舞台，人生的剧目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，那就是突围，在生存与道德法制共守中的突围。

小说第一章似梦非梦的描状，有些荒诞有些真实，有些歇斯底里，有些匪夷所思的渲泄，既是小说初衷的铺垫，更是小说人物情绪的一种无意识突围。初看这种描述似乎与整部小说的风格不太和



谐，和小说故事的每一个局部也似无太直接的情节联系，但如果将之与结尾直接串通起来，与弥漫整部小说的情绪紧张勾联起来，它所蕴蓄的其实是小说主题主调的一个奠基，也可说是一种对即将发生的生活故事的某种预感，一种情绪的总体渲染。它似乎在提示读者，在常规下生存发酵着的人性，其实是处处活在突围和冒险的欲望状态中的。

人不能没有欲望，没有欲望或说不敢欲望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，但欲望一旦膨胀到足以涨裂自我同时漫漶社会生活时，它又是不可收拾同时致命的。这种逻辑明白无误，它常常不是作为一种确切的事实流动在生活的日常状态中，而是常常成为一种惊栗的情绪，一种恐惧的预感和提示，缠绕郁结在人的情绪和意识中，成为挥之不去的传统意识或说是人性压迫。这种压迫令人犹如站在悬崖上，一阵轻风也许就会使你坠入深渊，坠入万劫不复之中。黄明海的小说企图实现的，正是这种人生的情态。

在并不舒展的人生和爱情里，期待着一种完全舒展身心的人生和爱情，一种让这种欲望得以充分舒展的生活，为此，主人公们期待得很苦很累也很战栗。这其实也是对麻木没有波澜的生活的一种反抗，这种反抗有着太多中国人文传统的习惯，很漫长。期待成为传统，成为生活的规则，樊篱着一个又一个的欲望，虽然主人公最终还是突出了这个樊篱，“窗外的红棉花都开了”。“生命里的又一个春天开始了”。期待有了结果，但这个结果当真是一个幸福的开端吗？或者说仍然仅仅是又一个漫长的期待的开始。一次欲望或说情欲的突围，并未改变什么！如果说这不是作者的预设，也是一种生活逻辑的必然显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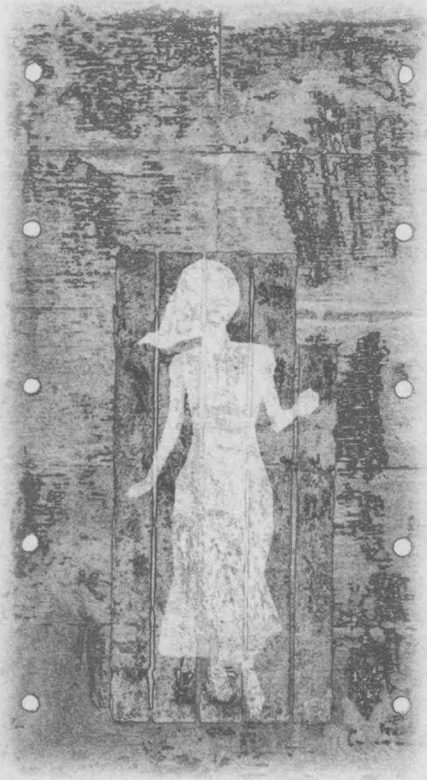
黄明海是我20年前的学生。20年间，他从海南岛走出，长大成人融入广州的大世界，他有着山地人健美的体魄，颇有雕塑感的五官，略显羞涩的神情里带着一种勇猛的含蓄。他读政治做管理行

政却又热爱着文学，处女作就是长篇小说，居然还写得有声有色有许多的叩问。虽然谈不上圆练，有些生涩，有些力不从心，无法从容不迫，有的地方，人物情绪的流转似还生硬，叙述也尚欠策略，显得直白单一，但是，这不是一部操正规步伐的小说，有些错乱，有些踉跄，反而令人觉得真实。这就是他神情羞涩里含蓄着的勇猛所在。

黄明海在美术学院工作，周围有着浓郁艺术氛围、人文空气。书中的插图虽然抽象变形夸张和乖戾，但它所透视的视野，正是小说期待延伸的生命图景，一种未及说出的期待和想象。自然也寄寓作者未及说出，来不及表达，依然处于躁动和自守的冲突中的一种文学期许，它使略显单一的叙述走向多种解读的可能。

在木子美和芙蓉姐姐乖张俗腻的时代，来一点生涩如野菜的清苦，或许于生命更有益处。

2005年7月



## 第一章

是你的生命交还与你吧！

这些人怎么那么陌生啊！一个个赤身裸体。随我逃跑的人呢？他们的模样虽然与我们相去不远，但确实是一群另类。



炽热的火球喷着火焰，向混沌的大海沉落。大海受到猛烈的撞击，狂风四起，浪涛滚滚。随着火球的不断下沉，海浪借着风威，向海岸直压过来，眼看就要淹没了村庄、森林，淹没这里的一切。人们惊慌失措，争先恐后地朝村子不远的高山奔去。大人們的责喝声，小孩子的哭闹声混交在一起，眼前一片混乱。有人大喊：“天快塌下来了！”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涌上我的脑门，我失魂落魄地挤在慌乱的人群中，开始还能迈开双腿，随后只能迈开一条腿，再随后却怎么也走不动了。我拼命地爬呀，喊呀，可是没有人停下脚步，连回头望一眼都没有。我又试图用哭泣声来唤起同情，然而还是没人理睬我。海水不停地往上涨。求生的本能阻止我停歇，我咬紧牙关与海水抗争，海水涨一寸我爬高一尺，海水涨一尺我爬高一丈。终于，我爬到了山顶。

然而，山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“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？”我疑惑、惊讶、恐慌、畏惧。我又大声地喊叫起来，一遍一遍又一遍，声嘶力竭。然而天不应，地不理。正当我饥渴难耐，困乏无望的时候，我身旁的一块大石头突然陷落下去，出现了一个洞口。我爬到洞口边，探头望下去，阴森森的，黑不透底。“或许人们就在洞底下面。”我思忖道，“这恐怕是通往生存的唯一出路了。”我像落水者手中突然抓到一根芦苇似的，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。然而转念一想，“怎么下去呢？这个关口恐怕打不开了。”正当我心存疑惑时，洞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：“跳下来吧，给你生命！”“不下去，必



死无疑；下去了，或许真的还能生还。”我在心里说。于是，我抱着生的希望，学着千足虫将身体蜷成一团，抿嘴闭眼，向洞底翻滚下去。此时此刻，我犹如自由落体的跳伞运动员，急速地坠落。眨眼工夫，我的身体就被一块柔软的东西托住了。“你脱胎换骨了！”又是那个声音，“是你生命的交还与你吧！”我睁开眼定神一看，我进入了另外的世界。人们簇拥过来。

“是他吧？”

“不像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……

人群中传来“嗡嗡”的议论声。我一骨碌地翻坐起来，瞪着双眼环视周围的人。“咦！这些人怎么那么陌生呀？个个赤身裸体的。随我逃跑的人们呢？”我脑子里不停地转动，搜索着回忆，企图从人群中辨认我熟悉的面孔。但是，我失望了。他们的模样虽然与我们相差不远，但确实是一群另类。

“我闯入了另一个世界。”我的脊梁骨已凉了半截。

人群中挤出一个长者。他咧嘴龇牙，似笑非笑，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地层人。”他像是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，顿了一会儿说，“我们和生活在地球表层的你们既一样又不一样。相同的地方是，我们也创地、播种、收割，生火做饭，生儿育女；所不同的是，你看——”他侧身向我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人群散开让我看，然后接着说：“我们不穿衣戴帽，因为这里四季温暖；我们没有战争，因为我们没有敌我之分；我们没有失恋，因为这里只有爱而没有爱情。最特别的是……”长者又顿了一下，像是卖关子，又像是给我腾出点吸收消化的时间。也许是看到我疑惑的眼神，长者捋着下巴那撮略卷曲的白须，用带有得意的口吻接了刚才的话：“我们只吞吃饭菜的气味，不吃饭菜本身。因为我们地层人都没有长肛门。”

“天哪！”我慌忙爬坐起来，咕噜着说。

长者得意地老眼珠子一转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几个硕壮的男子呼啦一下向我扑来。眨眼工夫，我已被五花大绑起来。此时的我，就好像落入蜘蛛魔网的昆虫，六神无主，束手无策。

“求求你们不要杀我，我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我还没有成亲，还要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，一块棉花已堵住了我的嘴巴。“这帮野人，口是心非，什么没有战争，没有敌我之分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”我心中的怒火如潮水般漫布全身，我企图挣脱绳索，然而任凭我怎样使劲，那身上的力总聚不到一块，最终只是蹦了几下便疲乏不堪，动弹不得了。

长者看到我不再扑腾了，走了过来，伸手抽出我嘴里的棉花，然后站在一旁，眯着眼睛看我，那表情像是在审视一个正在耍赖的小孩。不一会，长者声调平和地说：

“我们非常钦佩你们地表的人。我们不仅不杀害你，相反会把你们供养起来。我们主要想从你身上了解地表人的全部历史。比如通过对你的脑细胞的研究，探求地表人发生战争的动机，又比如通过对你的基因的研究，寻找地表人谈情说爱的诱因。希望你能协助和配合。”

“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什么要捆绑我？”我仍然看不出他们的友善，反诘道。

“我们确实不想伤害你，这一点请你相信。”长者咧开他那布满年轮的嘴巴，似笑非笑地说，“不过，你既然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我们必须脱光你的衣服，同时用树脂封死你的肛门。”话音刚落，长者努了努嘴，那几个男子就撸胳膊干上了，扒衣服的扒衣服，封肛门的封肛门。我疯狂地挣扎着，拼命地叫喊着……

“醒醒，你醒醒。”好像谁在拍我，摇我。朦胧中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，像是她。她是谁呢？“你醒醒吧！你已经睡了一整天啦！肯



定又发噩梦了!”又是她的声音。胡说，我做梦了吗？在潜意识的引导下，我终于睁开了眼睛。她，看清楚了，是我的朋友林憬雯。

“是你，你怎么来啦？”我既过意不去，又有些难为情。

“你家又不是雷区，怎么就不能来呢？”林憬雯冲我嫣然一笑，“你看看，满身大汗的，衣服都湿透了。”她撩起我身上略带泛黄的白色纯棉衬衫，边用毛巾擦拭身上的汗水边温情地责怪道，“大热天的，又在发烧，睡觉也不懂得脱衣服。”

林憬雯这么一闹腾，这时，我的意识已完全清醒了。我微笑着伸出手去，示意林憬雯给我毛巾。“等一会儿。”林憬雯说着，急忙弯下腰，将毛巾放进床底下的脸盆里，迅速地用双手甩了几下，拧干，又迅速地递了过来，整个过程，快捷而娴熟，一气呵成。“谢谢！”我接过毛巾。是温热的。我将毛巾摊开，叠成对齐的两褶，双手托着捂在脸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用手指按着毛巾擦拭了眼睛，并上下左右地抹了抹脸。林憬雯站在床下守候，像一位慈祥的母亲。“谢谢！”我递给她毛巾，试图坐起来，用胳膊肘撑着床，稍欠起上身，却觉得头很重，就又躺下去。

“你还是躺着吧！”林憬雯说着俯下身来，将我搀扶起来，靠在她随手垒起的两个枕头上。她侧身挨着我坐在床头，双脚搭在地上。

“校医刚才来过，打了一针小诺霉素。体温降至 37.6℃。医生说无大碍了，静养一两天就可以康复。”林憬雯在安慰我，也在安慰自己。

“喝水吗？”林憬雯看到我在发愣，关切地问。

“来一点吧！”提起水，我才觉得口干舌燥。

林憬雯转过身来，伸手从床头柜抓过一瓶矿泉水——这水是林憬雯刚才带过来的，有三支，还有一袋苹果，都放在床头柜上。林憬雯拧开瓶盖，自己拿着盖子，将瓶子递了过来。我接过水，扬起头，将水咕咚咕咚地往肚里灌。我喝得太急了，被水呛得咳了几声。

“慢点喝嘛！你看给呛的！”林憬雯教育孩童似的责怪道。

我不理她，直把那瓶水喝完了才停了下来。我偷空瞧了她一眼。看她那认真劲儿，竟禁不住扑哧地笑了一声。林憬雯也许并不明了我发笑的原因，不过见我偷看她又笑了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低下头，咬着下嘴唇，视线投向地面上的脸盆里。

唉！女人毕竟是女人。总爱把自己心爱的男人当小孩子看待。女人的这种本能是我婚后才开始领教的。对女人的唠叨，我从开始的新鲜感到后来的厌烦，再从厌烦到习以为常，我经历了好几个年头。比如饭前偶尔忘了洗手，空腹喝了牛奶；饭后没歇足半个钟头就锻炼，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，一旦被我夫人发觉，立刻引起她不厌其烦的叮嘱和没完没了的训导。开始还倒觉得新鲜，时间久了，便生起厌来。不过我一般都忍着。经验告诉我，她说她的，你做你的，只要不顶撞她，便能相安无事。

“女人哪！”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夫人已入睡的时候，我望着她因操劳而烙下的愁容，我心中总有如此的感叹。以往对她的不满，甚至那要跟她分手的念头也随之抛向云霄。然而事实是明摆着的。无论我对她多么好，都无法改变我对她没有爱情的事实。我对她只有怜悯和责任。关于这一点，她也是心知肚明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心里总是充满着矛盾、困惑和自责。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，我时常不得不扮演两种角色——现实的我和梦幻中的我。在现实中，我像乌龟一般缩头缩脚，小心翼翼地履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，强化亲情。在梦幻中，我像脱了缰绳的野马，虽说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，但手脚是自由的，心是“野”的。

我对女人的训斥早已有了免疫力，林憬雯的这几句话比起我妻子那辛辣的话来像是催眠曲，小儿科，何况林憬雯现在的话语，对我来说就像小童的咿呀学语，怎么说怎么对。

我把空瓶子递给林憬雯，欠起身拿了放在床头横板上的毛巾，



拭嘴，抹手，也递回给林憬雯。林憬雯把接过的毛巾放回脸盆里，把空瓶子随手扔进床沿地角上的垃圾篓里。她伸过手来摸了摸我的头，“不怎么热了！”她边说边站起来，“快两点钟了，我下午还有外事活动，要赶着去东方宾馆接外宾，药都在床头柜上，维C银翘片、清热消炎宁、复方公英片、交沙霉素。”她顿了一下，寻思片刻说：“就吃这四样吧！按说明书上的要求吃。头孢拉定片这味药太伤胃，不适合你，别吃它哦！”说完，林憬雯环视了一下我的房间，双手拢住头，从额头向后脑勺梳理了两次头发，然后挎起棕色牛皮小挎包，向我飞了个媚眼，拧转身走了。

林憬雯走了。上班去了。

现在，偌大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突然觉得空虚、寂寞。是因为病，还是因为憬雯的离去呢？我自己已经搞不清了。但是自从我和刘晓岚结婚以来，我时常会突然产生这种感觉。她在家时，我觉得她很厌烦，但她不在时，我却又觉得百无聊赖。这种现象周而复始，而每一次都比上回强烈，持续时间长。奇怪的是，刘晓岚到外地进修，儿子东东到班主任家寄宿，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，这一段时间，我不仅不觉得寂寞，反而觉得很自由，很惬意。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，更令人开心的呢？我每天六点半钟起床，洗漱，吃早餐，看新闻；七点五十分上班；下午六点钟开始做饭、吃饭、锻炼；晚上九点钟起看书学习，十二点钟左右睡觉。除了特殊情况外，天天如此，好不自在。

现在，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地转移到林憬雯的身上。“这空虚和寂寞是暂时的呢，还是从今后它将伴随我一生呢？”想到这里，我的脊梁骨像被针刺了似的战栗了几下，心中的惆怅也使脑袋有点晕眩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人中和太阳穴，迫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。



## 第二章

---

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  
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

我打开信封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叶，有一个故事就叫《红叶题诗》。

我把两片红叶叠在一起。世上竟有两片完全相同的红叶！



我的心情终于平复了。于是，我想起了林憬雯……

记得我是上个月在学校美术馆见到她的。当时她调回广州工作才几天，她是领着外宾来观摩作品的。八年前，林憬雯参加完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回来不久，不知道为什么她调走了，临走的那几天，她总躲着我，我在电话里追问过她几次，可她执意不说。后来听说她被借调到驻某国领事馆任三等秘书。再后来又有传闻她已结婚，新郎不详。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不知道林憬雯的行踪。前不久的邂逅，得知她依然独身，着实让我惊讶不已。她成熟、风韵、高雅的气质像一块磁铁，强烈地吸引着我。然而，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，她身上放射出一种高不可攀、不容冒犯的信息。但是，她的热情和主动，很快使我和她相好如初。我家房门钥匙是我给她的——上星期我因公出差，请她替我打理花草。可是今天，林憬雯是怎么知道我生病，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她帮我擦汗，还挟搂过我。噢！她说医生给我打过针，是谁帮我脱的裤子？肯定是林憬雯。

想到这里，我感到羞愧与内疚。我闭上眼睛，双手交叉着置于丹田，想养一养精神。但还不到一刻钟，自己就把握不住了，思绪总是游离于那些几乎淡忘了的“角落”。当我想到林憬雯的那封信时，我脑子顿时感到恍惚，心蹦蹦直跳。我知道那封信已转抄在日记本里，而那本日记本就放在书房的书柜里。我按捺不住自己。我翻身下了床，赤脚走出卧室，穿过客厅，推开书房的推拉门，走了